

岳西翠兰

张凯

我是安徽人，小的时候就知道岳西。小学老师给我们讲大别山区的革命故事，说岳西有大山。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竟然不把岳西当作一个地方，而是理解为越往西去就有大山的意思，小小的我还纳闷，我们家往西哪有大山呢，尽管纳闷也不敢问老师。

认识岳西，不得不感谢胡竹峰，是他领着我到岳西的，是他带着我认识了岳西的山山水水，是他陪着我听了岳西的高腔，是他介绍我结交了岳西的朋友，舒寒冰、储劲松、黄亚明……他请我品尝了岳西的茶，而且还是谷雨前的岳西翠兰。

到岳西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每次岳西之行，尽管时间很短，都有极大的收获，也有深层的认知，更有不同的感受，使我对岳西的情感一步步加深，一次次感慨岳西“山清水甜风光美，人善饭香翠兰醇”的神韵。

这次再游岳西，是老友竹峰促成的。感触深刻的是，踏入岳西就被这里的绿陶醉了，觉得绿得耀眼，绿得让人忘乎所以。站高处看下去，满山绿色覆盖的那条河，如玉带一般垂落，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微的金芒。茶园里放眼一望，层层茶垅如世界最美的梯田，那茶绿得就要外溢，那绿就是黄金，就是岳西人的幸福生活，就是希望。

在如此绝妙的景致中，任何一点多余的颜色渗入，都必将唐突而无味；在这样绝伦的风物里，我只能成为丈二画卷的一部分，踟蹰于空蒙的山色之间，让日出霞落挥洒，任雾散云飞描泼，轻松落石入笔，碧水青天化诗。

看到茶园一畦畦碧绿，天公有心作美，撒下无边无际的翠兰，满山似海浓，云由脚下生，人在雾中行，岳西的容颜也半掩在莫测的梦幻中。而看到的茶农，似乎也一切已了然于心，将每一刻的爱聚起来，奉献出最美最醇的翠兰来。于是我想到了传说中的神农尝遍百草，从那时起，茶就成为我国悠久历史的一部分，

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其高雅清幽的香气存留。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茶的认识也越来越完善，尤其我参观了翠兰的生长、制作以及品尝后，对茶更是有了一些进步的了解，发现了翠兰的独特魅力。

登临茶山峰顶，云天一色，天色茶园一体。真有非人间之处！极目远眺，茶园竞秀，云雾缭绕，就像轻薄纱的少女，静静地倚在天色间，眉宇间波光流动，顾盼神飞。此刻的我被这翠兰之气重重裹挟，心中涌动着一股激情，如果不是刘醒龙、许春樵、李国彬、胡竹峰诸位提醒，或许这会儿已然与茶山融为一体。这时大家已经站到山崖顶，没有人会想到害怕和退缩，谁都想更充分领略大自然的美，在这样壮丽景观前，谁都要把翠兰的清韵揽在怀里，世间能有几人对此保持冷静呢？

也许我们面前的茶园近乎完美，我们一行各带着一份虔诚，于自然界的奇迹中流连忘返，那是怎样的心境？一转头照样还是满眼青山绿茶，岳西是有这般底气的，翠兰也使我在这片刻的欢愉里，体会一下它的静好。

年逾半百的我，至今也不能算会喝茶，更不能说是懂得喝茶。我出生在淮北平原的乡下，自家人喝了说喝茶，就是从茶瓶里倒出一碗，大口喝下。家里来了客人，落座时也倒上一碗，说你喝茶。其实我们那里说的喝茶，说白了就是喝凉的白开水。

我出生的地方，那一马平川的黑土地，没有山没有岭，根本没有茶树，茶树对我们乡下人来说是何怪物根本不知，又如何能见过茶叶呢？但我却例外。很小的我，或许还是记事的时候吧，就应该喝过被我说成树叶的奶奶的茶叶。这么说，茶和我算是有缘人，姑且称为茶缘吧。

最初对奶奶的树感兴趣，那是出于好奇，奇怪怎么还有长不大的树，奶奶烧茶还放树叶干嘛。实话说，有时候走到

奶奶那些树跟前，常常愕然，尤其是冬季，光秃秃的干柴棒，不知是干裂的风景把它自然化了，还是那些干枯的树把自然人格化了，我总想追问，可哪里知道，那树的叶子就是中国最古老的饮品。

上初中的时候，我离开父母，跟着我大舅到龙亢读书，总算认识了茶。我大舅是龙亢食品站的会计，他有一个玻璃杯，杯子里天天有他泡的茶，他快喝完了又倒开水，直到水不能变色了才罢休。大舅喝到最后，常常眯着眼睛嘴里咂着茶叶，那样子夸张地透露出幸福的神情。大舅看我和表妹想喝，就说这茶念书的不能喝。喝了睡不着觉，影响学习。有一天，舅舅上班忘记带走他的茶杯，里面还有他泡好的茶。放学回到家，我端起来就喝，苦得我竟打了个哆嗦，由于实在太渴，就像吞中药那样把剩下的吞了，直接省去了闻茶香、观茶色、品茶味、赏景作诗等环节。这次是我真正的第一次喝茶，至今记忆犹新，可觉得好笑。

1987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也就是这年的6月初，家中有了第一包茶叶。我家在江苏启东有家亲戚，正好他家在上海的亲戚下放到安徽太平县，后嫁给当地人没有回城。我家亲戚知道我师范毕业了，就写信给他家在太平县的亲戚，让她给我寄一斤茶叶表示祝贺。收到茶叶，发现里面还有一封信，信中嘱咐我如何保存、如何泡茶等，回想起来真温馨。

1993年10月，我调到海南省一部门工作。记得1994年元旦过后没几天，因工作需要到广州出差。接待我的是一位比我稍年长的廖伟阳先生。我记得刚刚坐下来，他拿出两个比酒盅还小的茶盅来，为我和他自己各倒上一点点茶水。我正口渴得要命，拿起来就喝，一口咽下去。廖伟阳笑笑，又给我倒一茶盅，我还是一口咽下去。廖伟阳拍拍我肩膀说：“哎呀，北方人，真豪爽！”我以为是在夸，便

一口一杯地喝。廖伟阳只顾给我倒茶，自己却没有喝的机会。

品岳西翠兰的好，可归结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茶缘，在人人皆为生活奔波的现世享受一点清静与和谐。这不禁使我想起在海口看市民喝老爸茶的情形来。那些老爸茶馆人满为患，说是茶馆，其实是在露天的树荫下或大棚下，摆上许多至七扭八的桌子而已。你看他们喝着用茶梗或劣质茶叶泡的茶，左一碗右一碗地喝了半天，真像从沙漠里刚回来的样子。

真正开始懂一点茶，是到南宁以后。一次我晃悠到亭洪路，算是开了眼界，整条路都是茶叶店。无论去到哪家茶叶店，都会被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茶叶品牌和包装搞得眼花缭乱，不知所措。那天也确实想买一些茶送给远道而来的朋友，但究竟选择哪一种，心中根本没底，也无从下手。从此就和买茶结下不解之缘，以至于现在家中存放不知道多少云南普洱茶、湖南安化黑茶、福建宁德白茶，还有福建的一些红茶，这些茶能多藏些年头，而绿茶就不同了，有了绿茶就放入冰箱贮藏，再则就是天天喝，本着消化掉的原则。

想到家里藏的那些茶，自然而然就想起苏东坡说的“从来佳茗似佳人”。佳茗只有居住在合适、舒适的地方，才会保持她独有的气质与韵味。茶这种至洁之物，一旦潮湿、霉变或吸收了周围的异味，无论再用什么办法都难复原。看来身居南宁的陋室，藏茶并非好事。即便如此，自以为和茶还是有难割难舍缘分，那些茶还要继续藏下去。



秋日记忆

贺绪林

周末去街上闲逛，忽然飘来一股烤玉米的清香，侧目寻觅，街边有一烤玉米摊，香气就是从那里飘来的。忍不住嘴馋，买了一根，咬了一口，竟然皮焦里生，全然不是我印象中的味道，有上当的感觉。

童年和少年时代，烤玉米棒是我贫乏的食物中最美味的东西。每到秋收季节，母亲做饭时都会在灶膛里烧几个玉米棒让我解解馋。那个香味至今还会在我嘴里流淌。

生产队时，每到秋收季节，队里的玉米棒在地头就堆成小山。玉米棒不似小麦，一时半会不怕雨淋。忙了秋收忙秋播，队里顾不上把玉米棒分给社员，只好暂且堆在地头，每晚男社员轮流看守。那一夜轮我和小伙伴迎国看秋。晚饭我俩相约都没吃，天一擦黑就在场上捆了两捆麦草去看秋。

那片玉米地距村子有一里多地，很是偏僻。来到地头，一轮明月已经挂上了树梢。在地头看秋的社员何老二，埋怨我们来得太迟。他是收工时留下看守玉米的，平时最爱叨叨。我刚想说啥，迎国抢先说：“我们饭都没顾上吃就来了，你还嫌迟。”何老二瞥了一眼麦草捆，嘟囔了一句，扭屁股就走。迎国没听清，问我何老二嘟囔啥哩，我说，他说想评先进没评上，说咱俩是想多啃几个棒。迎国就笑，说他就没想当先进，就是想啃棒。我跟着也笑。

我俩放下被子，准备野餐。忽然从玉米地钻出一个人来，吓了我俩一大跳，仔细一看，是小民。他是跟着我们屁股来的，怕人发现，钻进玉米地里。我们三个都十七八岁，又能搞得来，还有一个新社员，村里人说我们四个是“四人帮”，一个发烧，其他三个就打喷嚏。小民弟兄们多，在家里父母不待见。估计他也没吃晚饭，蹭吃来了。一问，果然。

片刻工夫，地头生起一堆篝火。我从玉米棒堆中拣来一大抱青玉米就要往火堆中扔，小民赶紧拦住，他撕开几穗玉米，说这些不好吃，吃烧棒棒就要吃满天星。何谓“满天星”？就是授粉不好的玉米，颗粒不扎实但很饱满，烧着吃最好。

小民很快找来一大抱满天星，连皮喂进火堆。我们闲逼着等待棒棒烧熟。时辰不大，一股清香从火堆中飘散出来，迎国迫不及待地用玉米秆做的火棍在火堆中扒拉，小民急忙阻拦，说还不到火候，别急。他打小就匪，常常带我们偷着野餐，因此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小民用“火棍”扒拉着翻着棒棒，把香味搅得更加浓郁，诱惑得一股口水直涌嘴边，我赶紧吞回去。肚里的馋虫在忍无可忍之际，小民喊了一声：“熟了！”我们三个便拿“火棍”在火堆中扒拉。扒拉出的棒棒，青皮几乎烧尽，黄中带着微焦，香气四溢，肚里的馋虫立马就被勾引了出来。我们顾不得烫嘴，张口就啃，边啃边哈哈气，清香四处流淌，随风飘荡。我们吃得满嘴黑黑，脸也成了包公脸。两个棒棒下肚，馋劲减缓，我们都放慢了进食的速度，边吃边闲聊，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此时月亮升到头顶，四周是一片秋虫的唧唧声，一片薄雾在周围轻轻飘荡，似纱似幔，如梦如幻。忽然，有脚步声朝这边响来。我们循声去看，顿时毛骨悚然，只见月光下薄雾里一个白衣白帽之人飘飘而来，身影忽长忽短。

鬼故事我听得太多了，最经典的是——鬼会变成穿一身白的俊俏小媳妇勾引男人，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定力，去跟小媳妇打招呼，你的魂就会被勾走，命也就丢了。难道遇见了鬼！我们三个都是一脸惊恐，泥胎似的戳在那里动弹不得。

倏忽间，白衣人到了近前，感叹似的说：“香得很嘛，给我也吃点。”听着声音不像是鬼。我细看，原来是邻队的何老十，前天他母亲去世，他晚上是给母亲守墓的。迎国和小民都醒过神来，笑骂何老十把人吓死了，当是遇到了鬼。何老十只是笑，蹲下身子就在火堆里扒拉。他是闻到了香味，寻味而来的。

那一夜，我们四人围着火堆边啃棒棒边闲聊，到底吃了多少，没有去数，只是每人身边都有一堆玉米芯……

往事不回头，但我时常会忆起那个看秋的夜晚，那夜烧玉米棒棒的清香时不时地会飘进我的梦里，梦醒时发现嘴角流着涎水。我想，这辈子我再也吃不到那样清香的玉米棒棒了。

商洛山

(总第2369期)
刊头摄影 田亚鹏



故乡圪垯沟

夏阳

好多年了，没回过故乡，如今不知成了啥样子！

刚进圪垯沟，迎面开来一辆霸道很霸道，“嗖”的一声，飞一样与我的车错过。“扑棱棱……”惊飞了路边苗圃里的几只喜鹊与锦鸡，还有河道水草里的一群麻雀。感觉自己好像走错了路，急忙放缓车速。

小时候，从这条只有二尺宽坑洼洼的土路骑着自行车回家，就怕一不留神掉到河里。河水不深，河堤高约一米五六，河道里石块一个紧挨着一个。

小河原本从圪垯沟中间穿过，整条河道除两处近二尺高的原生态矮石坎外，其余皆平平缓缓。在石坎的下方，冲旋出了水潭，冲积出了沙滩，成为小时候我们夏日游泳、戏水、摸鱼、享受清凉的好去处。

沿河小路边，长着高大的核桃树、柿

子树、柳树，覆盖着河道及小路。阳坡根房前的人，听着路上行人说话，却看不到身影。偶尔听到有陌生行人说话，会惹得正在劈柴的男人丢下斧头，从烟袋里捏一捏旱烟，摁进烟锅里，点燃后悠闲自在的“吧嗒吧嗒”抽着，伸长脖子望；会惹得女人停下手中的针线活儿抬起头，或端着给猪倒过食的盆子，停住脚步，跨在门槛上，侧身扭头瞅着。男人和女人都想在树与树间的豁口处把行人看个清楚，等行人在豁口处一闪而过，他们才又回到了正常干活的节奏中，闲扯着各种话题。

圪垯沟家家门前屋后栽着桃、杏、梨、樱桃、李梅等果树，户户都养着赖以换取油盐酱醋的猪和鸡。在黎明时分，村里一鸡鸣后百鸡鸣，引来青蛙声声附和，引发檐下小鸟窃窃私语和虫儿轻吟低唱，构成了山村特有的原生态交响曲。

周日或假期，约几个小伙伴一起登山入林拾柴，树冠枝杈纵横交织，阴森森得有些怕人。走在林中，时不时会惊跑山鹿、狐狸、松鼠和兔子，最为幸运的是惊飞野鸡，拾取一衣襟也擦不尽的野鸡蛋回家，美味一顿，比过年还滋润。

因圪垯沟拥有大片平坦开阔的土地，且山体内部隐藏着优质的“沙河湾”花岗岩，八年前，福建客商拟在圪垯沟建石材开采加工基地，圪垯沟人经过反复讨论后认为，若在圪垯沟采石加工，山坡将被破坏，良田将被污染，整个圪垯沟的人居环境将被严重破坏，村民一致反对。

如今，站在大坪路边，放眼观望，颇有“少小离家老大回，凝视圪垯沟不相识”的感觉，满山架岭，绿、红、黄、白，片片相连或间杂，松树、栲树、核桃、栗树、漆树、杏树分区种植，若似给圪垯沟的山山岭

岭穿上了盛装。

登上圪垯沟最高山牛头峰，弯腰想捏一撮泥土嗅嗅，却被地上几个脚印深深地吸引住。惊讶，不可置信，蹲下身子仔细瞧瞧，没错，是狼的脚印，狼也回到了故乡。野生动物在一个地域内不能单一，单一将失去制衡，狼的回归，必将改善野猪、野兔为患的不良状况。

当年改向阴坡的河道，经多次治理，河水潺潺缓缓，四季不间断地流淌着，有鱼儿悠游浅底，青蛙聒噪，蛇行其间……河边新栽的花草树木，犹如半遮河面的彩带，为圪垯沟增添了美丽色彩。

星移斗转，岁月变幻，故乡圪垯沟，如少女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深吸一口故乡的清新空气，闭上眼睛，圪垯沟的未来浮现在眼前……我想回故乡圪垯沟，康养居住！

和一株玉米站在一起

王军贤

每一个秋天，我都要去故乡的田野，赴一场约会我要和一畦畦的庄稼亲近大豆饱满、高粱垂腰、水稻谦逊它们一个个，都那么招人欢喜一如，寻常日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

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是一片丰饶的土地五谷的清香让人陶醉每一滴汗水，都落地成金在这里，我愿卸下所有负累

与故乡聚少离多我已经不谙农事，这种悲哀让我越来越像，一个旅人

父亲走远以后地头他栽下的柿子树每年秋天依然硕果累累我看它熟悉，它看我陌生秋天的身段，是那么丰腴田埂的边界，依旧清晰不管走到哪里我永远永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每一个节气和农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这一真理，我笃信不疑

人生的秋天沉甸甸日见臃肿的中年需要经常，改变一下状态此刻，回到欠别的家园我和一株玉米站在一起站得久了，连脚底生出的根须都紧紧相连